

核心提示

2006年12月26日下午,广西河池市环江县食品与药品监督分局的全体职工正忙碌着,全力准备迎接第二天自治区领导来检查食品安全工作。让下属们感到奇怪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身为环江县药监分局局长的覃鹏却向市药监局领导请假。覃鹏的“神秘”是因为他接受了堂弟覃彬安排的任务:租一辆小面包车,并在第二天凌晨,用望远镜观察城外一个加油站附近是否出现这辆车。此时,这两个堂兄弟知道,天一亮他们将有一笔大买卖要成交:货物是5天前绑来的人质——河池市某局局长单伟的儿子洋洋,赎金600万元。

一桩离奇的绑架案

□成功 何可寒

600万元准备好了吗?

12月22日7时50分,河池市某局局长单伟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你的儿子洋洋在我们手上,想要回你的儿子,就得准备600万元,乖乖地听我们安排。记住,不许报警!”单伟再想问对方是谁,电话里已是一片忙音。

打电话的是覃彬。他因盗窃、抢劫两次入狱,于2005年10月刑满释放。覃彬在给单伟打电话之前,把事先想好的“勒索语言”写在一张便条上,让堂兄覃鹏过目。覃鹏补充了自己对单伟经济能力的分析,单伟担任局长近十年,至少能拿出一二百万赎金。

放下电话,单伟赶到学校,老师们说洋洋还未到校。联想到前几天市公安局刚侦破的一起绑架案,他决定报警。

对于河池市公安局局长补祥斌来说,12月似乎是一个不祥的月份,因为就在此前10天,河池市还发生了一起劫持小学生勒索300万元的绑票案,警方花了4天4夜,抓获了一个家族式的7人绑架团伙。

“离‘一二·二二’绑架案不到两个星期,又发生绑架大案,这次较量比上一次更为激烈,困难会更多……”补祥斌在案情分析会上说。

当天,河池市公安局成立了“一二·二二”绑架案侦破指挥部,同时将案情逐级上报。河池市委指派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廖昌军坐镇指挥,广西壮族公安厅刑侦总队也派出政委和一位副总队长带领专家组到河池督战。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12月份发生的第一起绑架案并没有引起覃彬等人的注意。尽管当地电视台、报纸在大篇幅地报道这起绑架案,但覃鹏兄弟等人竟然没有留意到这些信息,埋头于绑架策划。

“要是知道有第一起绑架案,我们就不会去搞了。”覃彬事后说。

自接到勒索电话后,单伟家人陷入焦急和恐惧之中,他们只能苦苦等待。此时,覃鹏开着单位的皮卡车,

载着堂弟覃彬辗转于贵州荔波,广西宜州、柳州等地,继续打电话试图转移警方的视线。

23日深夜,单伟又等来恐吓电话:“600万元准备好了吗?如果敢报警,就将你全家杀光。”为了施加更大的压力,他还在电话中对单伟说:“明天7时,到你家对面路边的一棵小树上拿一个红色塑料袋,只许你一个人来。”

第二天,单伟果然在树上发现一个袋子,里面是一件儿子常穿的红色校服。取出衣服的时候,他听到“当”的一声,掉出两粒子弹。

计划的破灭 面对绑匪的威胁,警方指挥部召开第四次案情分析会,一辆柳微面包车开始进入警方视野。据群众反映,在案发当日,一辆柳微面包车在案发现场的街道边上,车门敞开,车里坐着几个青年男子……

警方认定柳微车作案嫌疑较为明显,并加大追查力度。12月26日,案件侦查取得突破性进展。9时,罗城县传来报告:那辆柳微车在罗城出现,车内只有一个人,它在县城转了几圈后开往环江县。

柳微车停在环江后,出现了新情况,一名中年男子几次秘密和车上的人联系。事后,警方披露,那名中年男子就是环江县药监分局局长覃鹏,车上的人是其堂弟覃彬。

下午5时许,单伟再次接到覃彬的电话称:“将车子加满油,手机充好电,准备好钱,随时等候通知。”傍晚7时多,覃彬开着那辆柳微车出了环江县城,一直向环江县东兴镇方向疾驶,覃鹏要到环江大酒店开房间。出城的那辆柳微车和覃鹏的一举一动均在警方的监控之下。

晚上10时30分,警方跟踪小组发现,覃彬开着柳微车驶过东兴镇后,继续往龙岩乡广荣村飞驰。因为广荣村地靠贵州,山多林密,车辆无法再前行,只能原路折回。警方分析认为,人质洋洋肯定在广荣村,于是下令在路口等候伏击,收网行动开始。

27日0时18分,佯装在路边修车的抓捕民警一举冲上减速缓行的柳微车,当场抓获覃彬及其帮手韦冠念和覃造学(覃彬两名狱友),人质洋洋安全获救。

0时36分,另外一组民警也开始行动,冲进环江大酒店客房。当看到便衣警察破门而入时,覃鹏还以为自己碰上了另一路绑匪,直到警官出示证件后,他才明白自己完了。

绑票悬疑

“一二·二二”绑架案成功侦破后,人们注意到环江药监分局局长覃鹏竟然是这起绑架案的成员之一,县城大哗。

一个官员绑架另一个官员的子女,其原因让局外人充满想象的空间。他们之间有什么瓜葛?

“我是被堂弟覃彬一步一步拖下水的。”1月9日,覃鹏在河池市看守所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否认自己和市某局局长单伟之间有节和冲突。我在垂直管理的药监系统工作,和单伟没什么业务往来。”

覃鹏称,堂弟覃彬自2005年10月出狱后,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他常劝导覃彬要找一份工作安定下来。覃彬谈起要搞钱的事情,听说市某局局长单伟当领导多年,可能有钱,想请覃鹏帮忙了解一些信息。

覃彬还向他保证,只需要提供一些信息,绝对不让覃鹏参与其他事情,搞到钱后跟他对半分。覃鹏当即拒绝了分钱的提议,说:“提供信息可以,但我绝不参与分钱。”

因为从前帮一个堂妹联系调动工作,覃鹏曾经到一些相关单位打听单伟的信息。后来,听说单伟很快从局长位置上退下来,就没有去找他。直到12月22日,覃彬打电话给覃鹏,这时他才知道堂弟绑架了单伟的儿子。此时,他已经没法脱身了。

至于600万元赎金,覃鹏说这也不是他的提议。堂弟覃彬写了一张字条,准备与单伟谈绑架赎金时用,覃鹏大致浏览一下内容,没有注意具体数字。

记者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覃鹏在2000年任环江县长美乡乡长时,曾参股10万元投资开发一座铜矿,后亏得血本无归。覃鹏承认投资铜矿亏损10万元一事,但他表示几年前债就还清了。他说:“我现在没有债务压力,而作为一个局长,家里也不缺钱花,没有必要去绑架他人。”

社会上一度有传言说,覃鹏为了谋一个市某局副局长的位置,曾向单伟贿赂60万元未果。覃鹏否认了这种说法。“现在看起来,我当时很糊涂。”覃鹏把自己卷入绑架案是想发一笔意外之财。

河池市某局局长单伟因任期已满,现已调至市人大常委会任职。记者曾就以上问题向单伟核实,均被婉拒。不过,据单伟的一位好友说,单伟曾说过跟覃鹏无冤无仇,他肯定是脑子进水了。

目前,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称,覃鹏和覃彬来往密切,都想一夜暴富,双方一拍即合,策划了对单伟的儿子进行绑架。

覃局长的棋局人生

12月27日早上,当副局长莫如展一如往常到环江县药监分局上班时,看到戴着手铐的覃鹏与警察出现在楼梯口很震惊,以为局长是遭人陷害。但看到新闻报道后,与其共事5年的她无法理解局长怎么突然变成了绑匪。她觉得只有一个解释,覃局长肯定是脑子进水了。

在市场经济长黄翰的眼里,覃鹏是一个工作非常严谨、对财务把关特别紧的上司。他说:“有一次招待兄弟单位同志,花了100元住宿费,因为没有请示,覃鹏坚决不让入账报销。”

作为覃鹏的同僚,环江县现任卫生局局长兰

青新常戏称他为麻烦制造者。覃鹏执法查处非法药品、医疗器械,从不买别人账。环江县药监局曾经联合公安部门查处一家乡镇卫生院,用大卡车来搬走违规药品。兰青新来说情也没有用,最后还是请市领导出面协调。

覃美化始终不敢相信丈夫会参与绑架,她说:“家里不缺钱花,丈夫一不赌博,二没有情人、‘包二奶’”。覃美化是当地一所小学优秀教师,夫妻二人收入在县城里算是中上等,生活很舒适,没有理由为了钱而去绑架他人。

下棋可能是覃鹏在妻子眼里唯一的不良嗜好。“他下棋能下一天。”同事黄翰说,“若下棋不过瘾时,覃局长还要到路边蹲着和高手对局。”妻子覃美化还常常说他也不注意一下局长形象。

覃鹏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柜里摆放着《三十六计》、《孙子兵法》和《资治通鉴》。在看守所里,他对记者一再强调自己是堂弟覃彬一步一步拖入绑架案,从未想过主动参与。这位熟读《三十六计》、《孙子兵法》,善于谋篇布局的对弈高手,认为堂弟策划的绑架案技术含量太低。覃鹏说:“例如,运送人质不应该向熟人借车,最起码可以让覃彬等人去偷一辆车。”

去年9月份,覃鹏考取了中南政法大学的在职法律本科,但他说自己没有学到法律的精髓,因为他始终没有明确卷入绑架案带来的法律风险。

(下图为本报资料照片)



鸽子不爱飞

连载(十七)

王海鸰

爱情白痴

又过了一个星期,童志再次找我,这回他比上次还急,火烧眉毛似的非要跟我见面。我们仍约在现代城,等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在上岛咖啡门口等得不耐烦了。

我吓了一跳。他穿一身浅灰色的工装,胸口还印着一排小字:佳吉服务。这身打扮跟原先给我们公司送快递的人几乎一模一样,我忙问:“你就在这个地方工作?”

“对。”童志说。

“佳吉服务是干啥的?”我问。

“洗车。”童志说。

“洗车?”我更加吃惊。

童志心急火燎地说:“你先别问了,以后有的是时间说。我现在都快急死了。许可突然联系不上。昨天晚上我去找她,一直等到半夜她都没回去。你说,她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呀?”

我急忙安慰童志说:“没

事,没事,怎么可能出事呢。她说不定是到女朋友家去玩,太晚了就不回去了。”

“也可能吧。”童志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可是,她为什么突然不接我的电话了?”

“你跟她闹别扭了吗?”我问。

“没有啊,昨天早上还给她打过电话。”童志说。

“那可能就是她手机没电了。”我说。

“不是,她的手机响了两次就突然断了,再打过去又是这样。”童志说。

“是不是她手机出了问题呀?”我问。

“后来我又用座机给她打过,她接了,一听到是我的声音,马上又把电话挂了,然后就关机了。”童志越说越沮丧。

我一听也觉得有点问题,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说:“你找我来干吗?”童志一把抓住我说:“你

能不能帮我再去找找她?我担心她。我想去又怕她不肯见我,去了反而让她生气。你是女的没事,你可以帮我问问,她到底怎么了。”

说真的,从小到大我就没见过童志这么窝囊、这么茫然无助,看得我既想狠狠踹他一脚,又想一把抱住他好好安慰他一番。可我没法说出口,我能说他是单相思,在一个并不爱他的女孩儿伤心吗?我不忍心告诉他,我知道即便说了他也不会相信。

又到了下班时间,反正今天也没什么特殊采访任务。多亏了这些日子谷风对我的帮助,写新闻稿我已渐渐入门了。我向童志要了许可家的地址电话,直奔海淀而去。

海淀是我比较熟悉的区域,当年在C大一待就是四年,不过,海淀区实在太大了,等匆匆赶到她住的地方,天色已暗。这是一栋六七十年代建造的五层楼房,我在

一个楼道灯坏掉的单元里找到了许可租下的屋子。站在外面敲了半天门,里面没人回答。我不放心,又去敲旁边的人家,老半天里面才探出一颗脑袋来,是个大妈,她透过简易防盗门仔细打量着我,防范地说:“你找谁呀?”

我说:“这旁边住着一个长头发女孩儿,您这两天见过她吗?”

大妈不直接回答,却反问:“你是谁呀?”

“我是她老乡,也是朋友。”我说。

“哦,她搬家了。”大妈答道。

“她搬家了?”我问。

“对呀,昨天,不,前天晚上搬的。”大妈说。

“那她搬到哪儿去了?”我着急地问。

“这我可不知道。”大妈说。

“那您知道这家的房东是谁吗?”我又问。

下期预告:就这样离去